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十　　　元　王沂　撰

集古印譜記

君友仁雅好古蓄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

有終敝也乃撫其家暨好事者所藏模其文為集古

印譜諸侯尚方、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

丞尉蜀義率善長言曼騎督典軍司馬北軍中候三

老等所綰與夫漢衛青下至晉韓壽等所懐炳炳然纍纍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制辨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嘻方其磨礲以成形款識以成文組佩匣藏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荒墟敗冢之間草莽所翳没兵火所垢蝕耕夫牧子之所弄刓又豈期於隆好者以為奇異之玩也噫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於已自得

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焉余曰不然犍為之磬汾陽之鼎秦璽漢劍曲阜之履歷世傳以為寶寧尚賴其用哉亦云上古而已是譜也上下數千載閒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以戒毋但為玩好之具而已天歷三年春三月記

祀南鎮記

皇帝紹膺寶命祇遹先猷歲時遣使天下禮祀於名山大川所以寵綏神靈祈為元元蒙豐年德至厚也至順

三年三月文林郎史館編修臣王沂筆且齊臣　拜特穆
爾將上旨走北嶽南鎮以某年六月五日奉御祝薌香
錦幣抵會稽既齋之明日率守臣大中大夫紹興路總
管府達嚕噶齊布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蘇炳即祠
下前祀三日風雨晦冥雷動岸谷薦鬯之夕天宇澄霽
宿霧朝雲若塩逢篹籩豆既旅三獻在庭展器告備降
登俯興悉如禮遲明神光燭天湖波如席環顧會稽山
雲氣勃然若蹲羆虎而翔鳳鸞靈貺顯著如此意上受

命於穆清有司以忠信恭恪將之使然歟其穆然臨享
熙事備成也宜會稽東南之衝風氣清和無氛沴霧毒
之虞壤擅粳稻魚鹽竹葦材木之饒無蹻短素困之民
俗尚禮讓而右文無椎埋盜奪侵冒之姦百餘年間桴
鼓遏鳴戶口蕃庶是皆列聖德澤涵煦而然然陰騭幽
贊冥神之功今上以聖德懷柔百神協氣所召來甦嘉穀
之實芝草醴泉之瑞期應而臻至宗祖之功德由此而
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然後來增封廣禪之義

峰聳峙雄秀固非他山可望而威靈烜赫驚動一方其
作鎮西土為列聖尊禮而士民敬畏也宜初沂過扶風
道中見民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纍纍然而南
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者曰秦鞏之間歲數不登將
就食他壤臣沂仰惟列聖德澤雲蒸日照百餘年間是
宜田耕井飲安於閭里茲者吏之不良無以奉宣德意
於上恩或壅於下情或有所未達也不則何以乖戾若
是然陰隲幽贊易沴為豐俾粒食縷衣跂行喙息翔舞

盆盎而厚薄圓方大小之不同也薦宗廟等瓦礫而貴
賤之不一也及其毀棄則歸其故而已雲之為氣也亦
然其觸石而出也散而風聚而雨而用捨之異也膏乎
良苗霑於海降於山而運之有合否也及其變滅則亦
歸其故而已天之生材也亦然陰陽之運人物之化無
窮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窮達得喪之遇不一也及其
所以昭於世而傳乎後者歸於已而已固無待乎外也
子其為我出户而望是山逶迤而北漢之建章未央遺

址錯峙東則唐之大明含元紫宸之基在焉俯視玄灞
素滻沛公之所按劒而秦嬰之所胥組出降西則長楊
五柞之館南則終南太一四皓之所從遁也計其壯麗
瓌特之觀熏灼四海之勢昭垂日星之明而今日之故
墟荒壟風霜荊棘狐狢之與穴而樵牧之所嘯歌也迹
其盛衰之變其猶雲之過乎然而吾所恃以常存者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為記

逸菴記

學教授鄉里士之從游者踵相躡也其游翰林編修王伯昌名其燕休之所曰逸菴若將隱焉者吾聞唐鄧間多逸人高士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者故余以此告之

義應侯廟記

伊陽之西南二十里有山屹然斗起曰木門據山之巔有屋數十楹列峙其上則義應侯之廟也攷於圖記梁開平三年卓見靈跡邦人祠之自茲始宋慶歷中軍賊

居又以其禄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畆一百五十號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爽之地築學舍其上堂室庖湢各以序為既成來學者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書來請曰願有述余嘗論桓榮為少傅陳其輜重乘馬以誇諸生不聞其彰君之賜以及鄉里也疏廣樂賜金之多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與族人故舊賔客共饗以盡其餘日不聞其養良材以報君之賜也公雖貴顯而無留資雖歷事

四朝而賜金亦無幾其經營此也實有待焉而觀國能
修其業承其志其規模之遠過乎昔人矣雖然講習於
斯者亦將何以報公乎必也肅然道德之尊藹然仁義
之慕發聖智之藴窮天人之奥以致其知以成其材詎
特有以報公亦將有以待上之用矣詩曰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為兮公父子有焉又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諸生以之公名祖常字伯庸謚曰文貞余同
年生也

懶真窩記

窩以懶真名睢陽李君孟端讀書室也孟端名是豈以世之囿乎膠膠擾擾之蹊者衆而懶以自高耶又豈以世之營營乎知巧機械者衆而真以自表耶夫高則違物表則異於物我一而物衆而物與我始為仇敵矣吾知孟端不為是也人生乘物而游於百年彼勤其身以易物焱馳淵溷不知飢之食渴之飲均翾飛蠕動以生死者其於真固遠而槁項黃馘枯木死灰亦莫知所以為

真魏晉清談士蔑禮法而肆情欲又未足以與乎真吾嘗夢為縣矣揭钁乖負籠土喘息薄喉顛汗踵流當是時也得樾下以休則脫然而喜矣而況佚我以懶吾又嘗夢游夫鈞天太清矣其樂非是有也而況全我以真守其樸靜與天合儼若愚動與道俱一而純虛而明可以經世可以養生物莫得而攖吾將與子刬妄想蛻容塵問津於建德之國而遊葛天氏之民以求乎真元統旃蒙孟陬之望襄陰王沂書

瑞慶宮記

瑞者德之應慶之表其應也至治之世和氣氤氳磅礴於天地間其精者既鍾而為盛德為奇材為耆耋黃耇又上而為景星為慶雲為甘露時雨又下而為醴泉為芝草為連理之木同穎之禾為麟為鳳為神馬為靈龜之屬歌於宗廟筆於史册葢已為有國者之瑞慶若夫盛德奇材足以表儀一世經綸庶務其為瑞為慶當何如而耆耋黃耇則又德化之隆承平之久所致也其為

瑞為慶又何如哉此乞言養老之典授杖執醬之儀帛絮牛酒之養所由設也嗚呼在上之人猶爾而況其子若孫者乎此瑞慶窩之所以作也窩為名見方外書康節邵子嘗名其居而琅琊劉君文瑞取以表其親燕安之所固宜雖然鍾之者天而修之者人令夫一粟之微既播於田既堅既實一穎而千萬粒發生之力雨露之功雖天之為而播種藨蓘則亦人力也秘監公早以潛德馴行見推鄉閭而彭城郡君壺儀秩然文瑞以儒術

緣飾吏事官於朝勢且益顯則其德之修於家者久矣而秘監夫婦康寧壽考孫承曾翼命書寵章顯榮一時有自也哉古之人曰作善降之百祥信矣文瑞求余記既為之書其事俾歌以為壽焉南薰猗猗兮化日遲遲如煦如吹兮萬姓熙熙芝生九莖兮靈露如飴霞我聖澤如何不思林有白烏兮沼有靈龜霞我聖澤兮其然而孰知文瑞怵然曰其敢忘所自

覽古堂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古而已矣堯舜禹皐陶書皆曰稽古傅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修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之好古者聚道豈虛也哉噫道固可徑行而躐至何為

若是劬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游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竊近似之言文絶學捐書之說務空妙而非師古矜高遠而遺世用荒幻浮誇之習勝而漸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曰黄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閲令則曰醫者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令則曰顧方略何如耳斯人也内以欺已外以欺世顧其號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恱而嚮之矣其為患豈

淺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命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爽其文詞蹈繩尺其隸篆得漢魏筆意其問學不誇以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揚子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載德堂記

物之任重而行世者惟車乎然必材良而工巧可也俾材之不良工之不巧則僨且壞是虞寧尚有望其任重而行世哉奕世世載德者亦然必祖考之賢以是貽於子

孫而子孫之賢以是昭其祖考否則若漢之列侯其首封頭蓬葆手胼胝以得之子孫籍其有土與民驕溢敗度以載其毒禪纔一再地削國除於載德何有裴君行素名蒲居第之堂曰載德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書以扁之而問記於余裴氏源衍閒邑城尚矣稽歐陽氏唐史世系自寂而下迄晉國相度者十七人故世為河東顯姓金社垂墟天馬南牧有倡集河南降民散居京兆平陽者八百户見太宗皇帝於龍庭上嘉其忠勞立拜達

嚕噶齊領民匠打捕鷹坊者曰澤民字潤甫始徙蒲巳而大帥狗地河中潼關既克軍士爭奮剽殺公曰大帥有國所以爭地者以民故也今得地而不尉薦其民地孰與守貢賦安所從出帥納其言下令軍中敢殺降肆暴者斬以故民得安堵仁人之言蓋如此公與其兄天民交愛尤篤既老傳其兄之子居仁既而居仁復歸於公之孫富文之考曰居敬以廉智自將蜚聲峙績累官至持憲隴右道參雲南行省政謚為憲懿富文嗣三十

年靡纖芥蹉跌以功次授璽書者五子履代行素也嗚呼余見裴氏德善著於四世矣蓋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士之以一能一善書者或不終其身或至子孫而失者有矣而裴氏之傳序若此何其盛哉吾聞其所領遺民之子孫迄今德裴氏不忘則其劬躬祉後御訓嗣事者可知也今而後過裴氏之門閭載德所以名知其箱而居輪而塗者於是乎在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以貽其鄉里云

栁洲記

海鹽陸德陽早從其父靜得處士移家西湖柳洲上出而専遊覽之勝入而進藏修之功因以柳洲名其居因其游謁潤求書余曰士之學道者必之乎埃壒之外據林壑之勝紛華不接於目喧囂不接於耳而後守易固而學易成也杭為東南游觀之勝而湖山又其勝處柳洲距闤闠不百步而専湖山之勝冠蓋之所留連游閒之所恣肆豪絃清吹雜拏音漁唱而間作靚妝袨服與

波光巖淥而摇曳長堤斷岸華明草薰彩舟桂櫂水嬉曼衍皆足以蠱惑視聽而蕩揺心志欲學之成也難矣哉雖然志之立則目之所寓無非學也志弗立則逐物不暇而何學之云今夫山與水非仁且智者所樂歟蒼然而高者於以勉吾進泓然而深者於以求吾本雨暘明晦舒慘之變於以驗盈虛消息之理若然則環湖山之内外皆學也詎止柳洲一曲而已夫重乎此則輕乎彼得也深則誘也小静得之所以期其子而德陽昆弟

之所以自期者其在茲乎是為記

趙氏見山樓記

余嘗游漳河之間邯鄲之墟望太行諸山勢雄氣秀坐得勝槩意其蜿蟺而炳燿鍾乎人者多魁礨閎通敦樸沖靜之士為世輔者既紛綸煜煒繼踵而起則深藏不市者往往隱於方技出處固殊有功於世一也若滏源張煥文其所謂敦樸沖靜者歟其深藏而不市者歟煥文世則儒業則醫行則士志則不為獨善欲以利人以

固聖朝兵制安居則辨寒暑之和山林藪澤原陵之性謹耕耨以豐其穫廛芻牧以蕃其畜其有不庭不虞則發雷電而行風雨故其所向靡不慴讋極天所覆罔不臣妾是皆神武不殺而然亦兵政之善之力也克呼氏世長千夫當天戈所指嘗機矢石以劗金墟宋跡其勞勩亦開國諸勳之烈矣其移戍鳴皐也百有餘年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克呼公及之築社稷壇於營之隩以祠后土后稷主以石樹以所宜木表以重門環以穹垣制

也後三十有餘年當泰定三載春正月其子景兖甫請余記余謂土本原萬物而根菀諸生穀民之司命也粢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械器之所始蕃庶之所興敦龎純固之所成苟水土之失其宜陰陽之失其平雖晉楚之富賁育之勇管晏之謀申韓之法孫吳之兵亦將無所竄其巧逞其力而希其成必也德足以昭其馨香惠足以周其民人以順時覛土以卲農協功庶乎札瘥饑饉之不作民材而令行軌伍也連長也由是而祭祀祈

福由是而死喪相恤由是而歡忻足以相死由是而漸
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上令而下應也如影之從
形也主行而臣從也如響之應聲也然則公之築斯壇
也有以夫噫禮之壞久矣今之州縣幸有所祭俾民得
以識先王之禮奈之何陳犧象籩斝而興俛折旋於其
間而不知所以名者有矣傳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抑
禮必久而後至於善吏而不知此固奚議焉幸而得善
吏其勢又不能以久也噫其可歎也夫公以爪牙之官

而古訓之是師典祀之是脩而又世厥祿吾固信其教化之行而風俗之成在此而不在彼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邪今皇帝以聖德懷柔百神鳴犨去京師千餘里而神之受職吾知其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將見嘉禾降焉醴泉出焉是皆上之德洽無外如此然而禋於斯壇纂修世緒以奉明制在克呼氏葢有不得辭焉者矣景究甫賢而能文克世厥家此於法當附書於是乎書

於至善乎至善者能盡乎天之道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人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有間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葢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余嘗攷諸在之義矣隂與陽在天者也柔與剛在地者也四端萬善在人者也曾子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義可知矣惟皇降衷在天者也克己復禮

氏之宫鱗次其上下而瑰詭殊絶之狀惟龍泉為甲即龍泉以望諸山靡迤蔓延或見或否而嶔崟聳秀拔立而不可掩蔽者惟僊巖為然即巖之前有亭巋然則道人高道崇燕居之地也即亭以望山之岫若鑿者崒若蹲者軒若奔者立若人者卧若獸者絡繹若士騎者巔崖秀蹙若近若遠若倚若附若突然而出有恃者若侵尋而郤有畏者雲繞而鳥跱姡秀而競奇伏光昬薄星辰晦明變化以效履舄之下與夫浮圖僊宫傑屋嶢榭

金碧明滅照耀巖谷故墟荒落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歷歷可指者皆放乎衽席之閒道崇日與其游焚香鼓琴嘯歌吟咏其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不見其非吾樂也故名曰樂山而求記於余余曰道崇可謂賢矣士大夫桎梏於弁冕係累於塵垢者知山之可樂而弗能得薪人野老出耕入息老身長子而不知其可樂今君不特知其可樂而又得其可樂道崇可謂賢矣故余為之書

陸渾山水記

賁渾何以名古人畿於周遷於秦晉縣於漢迄唐隷河南宋始并為州今距州治四十里有地隆然而起者曰陸渾之故迹也豈信然耶葢莫得而考也賁渾山水名天下尚矣道伊陽而東馳二十五里遵衍隰而行未見也畎澮墟曲邐迤起伏稺篁老木蒼翠離陸雜英青葛葳蕤蒙絡棘樊荆扉鷄犬鳴吠牧豎饁婦提携抱負使人欣然以喜恍然若有遇殆比於桃源之探仇池之遡又東二十里有岡蜿蜒而行尤難登其上羣山啇嵂蟺

蠖靡迤聯絡青環玉玦拱鄉森列蒼顏秀壁迅馳扳立
或斷或續或見或否若立若倚若仆若鬪效奇姤危扶
壯分秀杉櫧樫檜轇轕附麗篔簹碧鮮寘塗蓊蔚嵐霏
炊烟混隱迭見樵斧禽響若近若遠烟樹點薺莽蒼無
際目極可喜其下則長伊帶馬其水清瀉重洲小渚綺
錯棊布金沙玉礫璀璨相射沙平流漫風微響遠水石
相搏噌吰間錯溪獸沙禽戲鬪浮深蘆灘漁石輕蓑短
棹呼之不來追之不及但聞拏音延緣蒂間疑古之逸

民擯落不還者也遊於玆者使人遠聲光遺智力飄飄然有高舉長往之想清吟孤嘯不知日之既夕若乃訪胡昭之所從遁弔紫芝之故隱何遺風餘烈雖遠而未泯惜乎予生千載之後不獲同幽尋而分奇勝雖山空月明風清鶴唳豈無飈車羽輪之士相視而笑嘉千載之後而有斯人追余之踐履也邪

為廣陵玄妙觀王法師明道堂記

明道洞文純素法師王君既主廣陵之玄妙觀即其

處為堂扁曰明道計工賦財一出已貲至正辛巳始事至癸未之春落成而雄麗靖深金碧相照像設之嚴香火瓜華之奉悉具書來京師請余記余聞莊周氏悲夫後世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迺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至於關尹老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毀萬物為實夫豈有待乎外哉太史公序六家之要指於道家亦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

萬物而已又豈有待乎外哉噫二子之言何其相似也豈其宗乎黄老者本乎清淨無為而已耶余嘗考諸五千文矣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該其義宏以肆夫豈有外乎此哉及降而為熊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流而為禁祝禱祈符籙燒煉之方是豈黄帝老子蒙莊之旨乎噫術益熾則道益漓獨黄老乎哉學道之士蓋亦返其本矣廣陵當東南之衝舟航之經緯輪蹄之摩擊冠蓋之低昂重裝蓄貫之往來塵相及而袂相接也登斯

堂者亦有洒然而醒超然而悟屏好惡而忘得喪者邪羽衣黃冠之流抑又有求所謂清静無為之旨如蒙莊太史公所指者耶初大宗師吳公命文明中正常應法師董宇定與王君主是觀董君從其師祝釐上方而王君為之也三清有殿帝君有祠壇以接靈室以藏經翼以兩廡表以三門皆易其腐斷而新之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紀其顛末以示久遠固宜王君名仁溥自號澹淵既為之書且繫以詞俾步虛者歌焉曰域中

有物誰能名孕乾育坤陶萬形猶龍得之以為經其祠孰主維三清天帝列真地摩靈霞冠羽扇儼列星仙翁鵠立衣雪明雲車飇馭霓為旌陰風慘淡從將兵嶽祇瀆鬼羅拜迎眈眈其堂殖殖庭塗金閶碧光晶熒羽衣翩翩環珮鳴採掇日月吞華精飄搖八極道合并金芝九莖甘露零五兵不試百穀成泰階六符萬國平

王右軍祠堂記

蕺山距越城西六里晉永和中右軍王羲之嘗居焉

或曰戒珠寺其遺址也寺有池窪然而左右一淨若鑑
一渟若黛蓄或曰觀鵝墨池之故迹也其果然邪晉距
今幾年寺之祀不絶何其久也豈愛其人而因以及其
迹邪初右軍之去會稽内史其誓墓之辭何其悲也余
味其言未嘗不健其决而高其志惡虜一懐祖能激哉
迹其貽殷深源書籌策江左之勢畫北伐之敗又何其
工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君耶亦見其不可而已也擧
兹求揄其蟬蛻軒冕肆志丘壑有以也夫彼屑屑以懐

祖故談者亦淺乎淺矣嘻此其人何如哉會稽山川之美皆其相羊自恣樂而忘返者也登蘭亭遊雲門未嘗不想見其為人况過其祠者耶至治三年秋九月僧弗戒於火寺及祠獨巋然明年主僧訥公偕其邑之士陳翔始即其處易腐斷新昏翳且鉅書晉王右軍之祠揭於門余遊越之其堂而拜焉訥公告余曰頋有述吾慕右軍之清風峻節而恨史策之陋而憐越人之不忘其思也故并采其出處之意而記焉

法輪寺記

陸渾法輪寺僧廣安治其事事既成請於余道其先師清惠事與其寺之所以成者曰顧有述初賁渾之陽有庳屋數椽翳蓬藋故惠正者居之欹穿不葺榛棘欝塞狐得以為域兕得以為舍樵牧避焉居民張閏懼其起廢之艱也廼請清惠大師主焉清惠至則喜曰吾居不以易此也遂率其徒廣接廣安剸榛輿藋堙圮補缺即其故基崇庳益狹斬材以闢之陶瓦以覆之三年有成

而穹屋負崖長軒凌虛摩椽揭棟環山而出居無幾清惠坐逝主者凡更四僧而至於廣安廣安惟其師重飾之勤顧其殿宇基高而傍羸懼風雨之或腐也乃營中殿峙重門翼之患其力之不給也乃持簿乞於人銖積寸累口節衣縮惓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二十餘年始迄於成屋之區如干而殿宇門寮齋庖庫庾之序皆足器之數如干而浮圖所用鐃魚鐘皷之編皆具其像自佛菩薩大士羣從衛之嚴如其法在陸渾之觀以

瓌傑稱嗚呼斯寺之興夫豈偶然也哉以廣安師弟子披撫積累之勞歷二十年之久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是其心豈有所利然也盖殖其教者當然耳俾衣冠而儒者克堅其操勤其志則道之廢者振而世之治可成其美可勝言哉清惠嘗與山川扶宗宏教大師游禪律並行不相流礙廣安日講法華行願兩經以聲音作佛事皆傑視其流者故余樂為記之且有警也

壽聖寺記

道伊陽而西羣山坡陀蔓延泉石草木幽隱窮絶行者欣欣然而樂樂未已也哀又隨之凡七十里始得鳴臯則曠然見其為寛閒之土躊躕徜徉相顧而喜矣亦人情倦覩於其所以饜而樂得於其所未足歟鳴臯有寺曰壽聖行者至是必少休而憇適焉其南則鶴鳴諸山㕘徵君之所從適也東引責渾房次律元紫芝之墓在焉西眺錦屏之山羅列庸附庶幾有隱君子北俯伊闕而牛僧孺嘗辱吏焉其所謂金沙灘者名在而迹莫尋

使人慷慨興起皆可採而賦也其背則倚桃山前帶順陽渠烟炊氣嵐混隱迭見於几席之上織文其流音如鳴弦秀妬工競皆效於左右故地得其勝田入之饒倍於他壞故宮得以修棟宇歁歁嚴麗深穩凡所以奉養之物莫不皆具故徒得以集所謂經者凡千餘卷得以廣閱故理得以深是以環伊數百里以浮圖名者壽聖其甲也其構端興緒無籍圖可考識於鐘者則政和二年也金末廢於兵其徒法聰者能悉力以起其廢今院

主僧某又治其故而修之廼以余友克呼景兗之命疏其事請為記余謂興事為難幸而事興而後人不廢壞之尤難天下之事莫不皆然非獨浮屠氏也兹寺之廢興屢矣歷百餘年而卒復其故者是豈有數然邪亦其徒之才且智而善殖之也今夫若弟子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舉能若是則天下之事無不立其廢者無不興起而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而其美可勝道哉故余既書其事而復寓其所感焉

强齋記

宋君文野將歸關東築環堵之室於先廬之陽翳蓬藋而居焉而命之曰强謁余言其故余謂君年七十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作抑戒以自儆也君子之於道蓋終身焉不以壯耄而勤惰也此其所以自强不息也歟强有以勝人之謂也以君之博學洽聞馳騁以驚世者謂之强邪以君之廉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者謂之强邪由前則

為誇由後則為傲吾知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
古之君子養其德之剛以勝其欲之私足乎内無待乎
外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患難而不屈臨
乎死生而不懼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此其所
以為君子也邪雖然衛武公不云乎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故君子慎其獨也傳曰君子莊敬日強敬其慎
獨之本也夫以宋君鄉道之勤進德之勇老而益壯其
為君子之自強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之書

遊分水嶺記

洛邑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伊陽伊陽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分水嶺始余吏是邦嘗娛其意於企高涉遠伊之閎廓怪瑋可喜之觀皆我有也惟分水之勝未一到為歉延祐戊午夏余以讞囚繇汝還伊始自臨汝逕通衢而南眹澮陂陁蓊勃麥氣野雉磔磔驚起於前又折西馳三十里曲道蔓延山形丰起又二里而至紫邏口從者以雨告宿道傍民家又馳二十五里山益幽泉石

益深峭棄馬徒步石齒間自山椒轉而西有山屹然矗立若覆碧玉盎者分水嶺也其股趾盤薄占五百弓其高踰兩牛瞰其下多穹嵒詭石挾奇姤秀其産杉櫧竹箭利及比壤嶺之陽有泉出馬沸沫湁潗伏出石下其左東流屈折其上林麓峭嶮不可窮其右西行紆餘沮洳亂石間激者矢集渟者黛蓄大者輪旋細者蟲鏤鑿石嗽沙風徽響遠為溪為潭為溝為渠蓋二十五折而入於伊水惜乎閟於幽隱窮絶之地夫豈山靈善幻以

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邪由嶺西南有溪介然篁篠翁鬱
仰不見日又二里而至小青山絶壁側立千尺狀若禹
鑿者有藤如大蚖蟠蜿其上有鳥大如鵠而黑磔然其
鳴又馳二里而獲少平其傍大木百圍其蔭如蓋乃繫
馬石觜披草而坐仰瞻崖壑傍矚岡陵鼻口呀而蹄股
峙伏光景而薄星辰至於野林荒墟鷄犬鳴吠溪聲谷
響笙籟間作若古仇池之比心揺揺有窮探幽討意高
嘯清詠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始則霍然而疑復悟而笑

曰昔人有出守永嘉不以民事經懷徜徉山水間者有一落南荒以山林為犴獄者二者皆有累焉若余者嘗其杖策翩然意適忘返無伐木開道之勤濯清流挹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無悲傷憔悴之態二累之有也余既嘉登眺浮遊之勝而歎戯游之難再也於是乎書

伊濵集卷二十一　　　　元　王沂　撰

記

芳潤堂記

懷玉山之陽有溪其流清瑩秀澈橋横馬若鼇負虹飲故其地名曰梁川背山而面溪有屋數十楹則廣信鄭伯飛燕居之堂名曰芳潤取機文賦語也堂之前有池池有亭曰若舟取易乘木舟虛也據堂之左有樓曰覽

輝取貫生所賦鳳凰覽德輝而下也伯飛田有秔稌之入居有山水之樂賓婚燕祭之具可給也仰有蒼翠風雲之變化可挹薪翁逸人之廬可指數也俯有清淺渚蓮汀芷之芬芳可擷文鱗縞羽之潛泳可繒而弋也蔭有長杉籍有豐草抗埃壒之外窮耳目之盛此伯飛有以遂其樂也伯飛因其游任丞良臣以圖屬余記余謂文以載道也王迹熄六藝闕世之纘辭者涉其流不探其源摭其英不食其實雖敦腴鮮縟馨香可愛求其根

秖濟用則蔑如也文不適用奚以文為易之象於履險必曰涉川舟以濟險也古之人若賈誼陸贄以文立法制削强悍其於用猶舟之濟險也然士之以文華其身而為世用者往往蹈悔冒耻而不知止若鳳鳥者其隱見以道故君子取焉予與伯飛非素交也觀其堂可以知其學於文觀其亭可以知其志於用觀其樓可以知其審於出處矣若夫登臨覽觀之樂與風物之美予歸隱江南尚能為伯飛賦之

為范慶元芳潤堂記

昔人論作文之法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取古人書劇讀而精思之浩乎其川流薰乎其蘭馥研索日以富則陸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可言矣雖然辭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其盍思所以務學乎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劄莫若勵於學氣完而學淬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文者技之末也河汾王氏嘗以定君子小人之分矣生可不知

所擇哉范慶元問名堂之義故書此以告之

崔府君廟新垣記

須城有祠巋然宅於北郭之阜曰崔府君廟闔境有禱輒應如響民事之謹廟建於國初殿宇中峙丹碧炳煥而崇墉缺焉負販者得以憩芻牧者得以游曾不若折揤以樊吾圃也噫瀆甚矣虔奚以揭靈奚以妥哉故贈鄆城縣大夫王君汝楫懼焉廼垣以繚之伐石命工皆已背出既成而緻密堅整截然矗然稱神之居過者加

肅非祈謝潔齋而來者不敢入其知所嚴奉者哉維神生著令猷歿司幽府靈實烜赫在宋特封護國顯應公其後陰施滋厚寵數益崇威神洋洋無所不在故牲幣之薦在在而是盛矣哉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令夫世之嚚子儉孫父兄之教不入禁網之設不畏驁然自棄於非道拜祠下望神像則凜乎肹蠁之閒肅然敬心之萌遂至不復為惡是非神之有並乎禮樂歟郡邑乾旱水溢螟蝗札瘥之菑雖世治吏民亦莫能免於

是有禱焉隨感而應變沴而豐易憂而喜又非有並乎禮樂歟幽明之理夫豈二致然則須城之民可忘鄆城嚴奉之心哉建廟始邑人王氏歲久其名逸鄆城既殁之如千年其子京畿漕運司判官德實因余遊謝君潤來求文廼書以志歲月時至正四年三月朔也

秘書監記

至治之世必有圖籍之藏此書省之所繇設也初太祖皇帝經營天下於文儒之事未遑也世皇定江南收趙

宋圖籍大儒老生之論注騷人墨客之文辭與夫荒遐幽絶餘欵隧刻星翁樂工兵書歷法方言地志佛老所傳及勝士良工繪事之精書法之妙奇絶之迹起上古竟宋金季莫不萃焉信乎觀物者必於其會然非至治之世則物亦莫能會也於戲盛哉是故官書省者皆當世聰明魁壘之材詎獨漸摩文學之益葢以待上之用其重如此則其制度沿革可不彚而編之以明朝廷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哉著作商仙翁以

叔度筆於范曄而人翕然信之豈有其實者可得而擬議而抱虛徇名者無得而窺也耶名者實之賓也以實則莫學而非道以名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吾子勉之而已

礮神廟記

龍沙克嘑景兖甫世長千夫鳴臯山下新作礮神廟報功也初天兵之揃金墟宋也其先世皆有功天歴初年天兵戰靈溝景兖甫又有功師還祭於廟告功也至順

三年十一月景兗甫命其子瑪克本走京師屬沂記沂謂五兵之器皆神司之礮亦然葢其力之所摧擊聲之所震壞光氣之所薄曜鋒及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非神能若是乎沂往年官伊川與景兗甫游最厚嘗觀其春秋教士閱習以程其能摩厲以作其氣旗旄鐲鼓魚鱗雜襲士皆賈勇自獻靜如磐石動猶飄風機械便習之利步趨遲速之節悉如法其精神所會何如也其神豈不昭昭然哉故沂書其端原且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

馬曰他日之石䂓以工皷之機氣成行充風雲前驅獵
復隆轟然電星流虛空翅闢扛咢羆與熊頭蓬衣葆履
鋒庸較厥技兮奏厥功若泥在陶金在鎔攙槍掃影祛
豐隆狼折其角弛厥弓崑崙巳頽河不東震赫萬國罔
不龔岳祇潰鬼來會同義軀斯完隕充躬凱旋盪滌霧
與蒙神揚厥職士氣雄開乾闔坤鴻濛崇錫以英簜疇
其庸鶴鳴山高萬碧叢嶢楹繪桷飾以彤神之來兮宴
新宮靈旗夭矯纓陰風神之去兮窅莫從光怪欝律飛

回之光震宧獨先被馬可謂榮也已雖然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曷以新豐逆旅自期哉

題治平策要

洛陽少年號為通達國體新豐逆旅若素宧於朝其書與策如日星之垂而江河之流也士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默而無言乎

題歐陽與世帖

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

朝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
歐陽氏之承德襲訓者衆矣在今盛時嘗表顯眉山蘇
叔黨之後而不聞歐陽氏之有仕者豈無其人邪抑潛
德晦行而高不事異代之節耶元裕之壬辰雜編載安
平都尉完顔鉢烈在金季猶知尊異詎其盛世而反有
不録者耶則知潛德晦行者多矣今觀廬陵歐陽永叔
所藏紹興三年録其九世祖太平守興世省劄二通又
與公族諸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元功游始悟東坡

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葢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

書王麓菴帖後

麓菴先生以醇儒碩德冠映古今其志節之偉謀慮之精固非賛嘆之所可及今觀此帖筆勢低昂意象軒豁而法度森嚴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嗚呼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捧玩再三不勝敬歎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

題林先生訓子帖

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識蜀郡林君彦立其文章詩刻厲清峭斬斬然不肯蹈襲前人一言半語其遊如弘農楊載仲宏鄱劉汶師魯皆敬畏之延祐間余游京師又識彦立之弟今奎章閣照磨彦廣清修好古克似其兄時彦立已捐館舍三年矣相與感嘆久之後廿餘年當至元三年正月彦廣出所録先訓首其言淳懇切至乃知彦廣季昆克名於世克承其家者有自矣

書聚星圖後

德星之聚以賢也天人之相應如此不於朝而於州里動天象於桓靈之世何居天之佑漢甚篤也漢曷以承天耶兩家三世咸有名稱豈天之生才私於荀陳耶亦其承道漸訓不扶自直者衆耳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噫聚於州里而其美若是聚於朝則其美何如耶

題譚濟川傳後

黎獠弗安厥居席嶮阻之勢伺可乘之隙作兵仗合衆

題胡古愚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扁舟江湖而不遠世以遯形曳裾王城而不飾智以徼名以為仕耶則操行欲蟬蜕乎流俗以為隱耶則文華可藻飾乎太平所謂寓巧於拙而物卒莫與之爭若夫氏族與字則君其問諸軒轅彌明

題宋獄空詔

書曰刑期于無刑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不貴去刑而貴無刑不貴止訟而貴無訟也沂嘗承乏修宋史

至刑法見太祖初即位尤重用刑哀矜之詔歲輙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淳化間又置審刑院於禁中其重慎之如此中更衰亂而澤不熄亦其祖宗好生惡殺明慎用刑之效也歟而況廷尉持天下之平司生人之命其當時選擇之精屬任之隆宜何如也其能仰副欽恤之意以尊揚祖宗好生之德俾庭無留繫明允如張公者其賢從可知歟古語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吾知張氏之後其慶未涯也紹興之詔有云

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居是職者尚鑒之哉

題許將手簡後

宋南渡前士大夫例善書雖未能如蔡君謨米元章從法度中來然其天資所發往往無塵埃氣可喜也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耶

題觀泉圖

瑤彼泉水其清瀏瀏既出於山亦經於邱原則有坎陸

則有岐汪汪洋洋莫知所之奔磴西馳經天東注夫豈性然勢激而寓歛此消滴至於尋丈隨波同流惟海是向彼觀泉者朋簪童琴洗耳其操濯纓其心鳴雨林臻霏雪崖至時不待人圖不盡意漆園蒙莊妙契淵默君子人與果行育德養正之功有漸無已勗爾後來是之取爾

書塘烏氏碑後

余讀詩緇衣篇而後知賢者之能世其家也再觀司馬

邊表劉項方作敵士以智力自奮厥或弗類亦序建為
侯王傳不一再或覆厥宗又以知武公父子固賢亦先
王忠厚之澤有以成之也墉烏氏由雲中郡伯奮起西
夏事世祖皇帝時方整六師以行天討推心膂之良寄
爪牙之任者一遵成筭其摧堅獲醜必賦功輕重而賞
能以此時備任使蒙褒寵則其材且能可知矣施不盡
有以隕厥身子桓勇都尉繼以忠義自持從出征入衛
功烈炳然則雲中之祉其後人者從可知歟客省使當

天歷初視理之逆順挺身來歸干城斬獲所向無敵第
勞行賞眷奬優渥又非承德襲訓之力歟其子當嗣爵
既以萬户讓其季父又以鎮撫讓其諸弟詎特才且智
克紹其先又以知其孝義之化行於家也其孫曾之蟬
聯蔓衍也固宜於戲觀世臣之家則我朝之深仁厚澤
何如哉大夫士之工聲詩者可無以繼緇衣之篇耶

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成讀書之室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扁曰性齋取

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襄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瀾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復所有斯克乎已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卑也法地念茲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贊一辭以廸來裔

題彭宗徐字說後

廬陵劉高仲先生名彭叔字曰宗徐且推原所以字之之義其說固美宗徐西江人也亦知西江有所謂南州高士者歟昔之人有起武子於九京弔靈均於湘沅者而況居其里覽其跡者歟其人去今且千載其風聲餘烈何如也聞之者亦可以興起矣而況慕藺而名相如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徐勉之則高仲所謂大彭氏者於是乎在

書姚許靜談圖後

姚許二公以名德之重事世祖皇帝考其平生所立始終鉅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今觀靜談遺像尚足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一時君臣之際何其盛哉二公遠矣其學術之醇議論之偉則未嘗亡也昔馮唐論頗牧之賢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孝宣以致中興此余之有望於來者云